堅瓠集

序

嘗覽顏魯公文集見宋文貞公廣平神道碑言其雅善戲謔不常矜莊每有談諧人輒蹴取然則端人鉅公立朝大節表表當世而亦不廢調笑至於或資博

贍或寓規箴歷代以來高流名彥紀艷紀異不可枚舉其所采輯咸足佐清談而供考據迄今傳之不替蓋聖經賢傳自為吾儕之所尊奉然泥之者未免流於適莫適莫之弊遂為偏黨世

之方幅規步謂不讀非聖之書而出言不苟者乃有所論列如擬蘇子瞻為蔡京比荀文若於秦檜往往不滿於後人吾所不解也講誦不廢絲竹笑罵皆成文章其風流不墜反似有可取

耳褚子學稼予泰世講一門之内少長皆有文端雅之士而學稼尤博涉古今裒其餘緒以為揮麈解頤之助命之曰堅瓠謂其不適於用也其集至再至三四而猶未巳廣聞見悉遠邇鼓

舞悅豫開抒沉鬱端足賴焉其用曷可以一端盡之若夫拘攣局促秪掇拾糟粕之餘如李太白所謂白髮死章句者吾不知其所用何等也

通家弟朱陵漫題於亦樂

堅瓠廣集卷之一　目錄

熱文進書厄

買東西

山海經

娶婦用撒

女官

女將軍

詐爲男子

六十生子

啓棺出女

有無

美髯

盤何山水

離地乾

酒罰

優鉢羅花

堅瓠續集卷之一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道學風月

祁理美曰儒者談道學必膺齒嚴牙着不得一毫戲謔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輿氏詠諧甚多不可殫述至若從聖曾子學主慎獨一生戰戰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講到心誠求之句便譬喻到學養子而後嫁這

是不板腐的樣子又謝上蔡欲試教官請于程子程子曰吾嘗有求貞婦者聘一女先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子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程子此語從學養子脫胎出來却又闡發太過可見誹詞何害道學前代議論以歐陽文忠好作風月小詞至斬之於從祀之列鄙見哉

古人稱先生

古人稱先生尊詞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单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曰叔孫先生不忠也漢人单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温公是也其筆之于

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為善望報

呂叔簡曰一里人事事利己屢為訓說不從後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善之稱曰君近日作事俛俛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荅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激禍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于語言文字之微是故誹謗激坑儒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東林激逆閹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衆從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而譁狂到底牢不可破其本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書勸門人

丁清惠公箴最寬厚有一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產業爲寃業非惟爲子孫作馬牛直爲子孫作蛇蠍耳戒之戒之又以扇寫古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門生大慚

不敢復構

劉時卿語

劉時卿曰近世講學者開口便教人拋棄功名富貴此大害事古之聖賢於功名富貴何嘗生一重心亦何嘗生一輕心惟以無心應之時而我用也果視刻與不爲侈時而我舍也視流啜亦不爲枯如是而已耳

湯東谷語

揮塵談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茅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綺羅錦繡待夏葛冬裘僅禦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錯名茶法酒物物皆備庶不爲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蘇黄門語

蘇黄門曰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温公通鑑様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伍容菴語

林居漫錄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

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
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
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
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
垣屋實諸前哲無非軌儀凡百君子何莫
由斯○又云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
言貪禍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
至愚禍豈有愛焉而貪之求之日彼倚伏

向火蠅趨蟻附之輩利方在門兵已在頸非貪之求之耶○又云人有恆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爲害也知義之在先害之在後則熙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又言王少湖先生敬臣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

有長此語吾人皆當書之座右○又云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可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心寡欲則鬼門永塞○又云楊東里丘瓊山李西涯雖云博學皆不識字東里不識飾書二字瓊山不識北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荒政

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

曰禁侵漁禁壞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
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民樂業上下相親昵儉尙德此富國之本

祝由科

黃帝素問移精變氣論有祝由科謂人病不用鍼石藥餌可祝而愈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疽薛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背疽遂消樹便起一瘤如拳二十餘日瘤長膿爛出汁斗餘樹遂痿損又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骾三日不能食且死遣

子皆巫巫於甕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紙錢誦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犁狀耕灰中云骨甚勁凡一至再筒中忽微有聲巫傾注水盆中乃雞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子至家父已平復半日此即上古祝由之術也世之巫覡迎神攝氣書符呪水劾召鬼神自有此理天地間何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哉

燕二十八宿

明高皇欲燕二十八宿問刑部尚書開濟濟用何品濟曰昴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秔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秔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荳軫用麥䅘飯角氐用諸葬飯亢用蜜煮棗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秔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

陀皮汁女用鳥肉虛用烏荳汁室用肉血
壁用肉裏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粇米烏麻
野菜刻於二十八張金泉上曰何以知其
至否也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繽
紅綿包繫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
不倒如濟言撫之二十八椅芒頭倒二椅
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以不至濟曰一宿
陛下一宿臣高皇疑濟要做朕不難以事

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吾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割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死然如言剖之無見也高皇歎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

牛羊狐眠

人知陶侃葬母之地為老人所指牛眠處不知又有羊眠狐眠者宋章得象之母陳氏嘗活津州一城之命子孫衣冠相繼世

傳曰牛眠虎鴉鵲啼葺家墳是也明李東陽父淳操小舟爲業遇貧者多不索錢人感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爾有陰德吾告爾壽地塋親當食厚報遂指一穴曰此狐眠處甚佳淳如所指見一狐毬臥驚而去之以營壙葬乃謝老叟叟曰不當驚狐俟其自起乃更吉爾後當中衰然爾子不失三公矣以正間西涯果爲首相

丁謂才智

丁謂有才智嘗傾意以媚寇萊公冀得大拜性尚讖祥喜晨占鳴鵲夜看燈花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子慶貧寒不立計且死凍餒謀於一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後得志毋相忘慶拜聽指揮老儒命改于爲丁名宜睞使投身於謂謂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

月而謂入相宜祿遂寵冠紀綱雖大使節使倚藉鬭說不踰年而家貲鉅萬矣老儒亦嘗宜祿引見得教授大郡按沈休文宋書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慨所望英謂晉公不讀書也

東坡遊西湖

宋稗類鈔姚舜明（廷煇）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逮事東坡先生言東坡春時每

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鄭仰田坼字

字綱載上虞倪公元璐為祭酒時與溫輔

體仁仵將請告惠安鄭仰田者善坼字遇於同官席上初未通名取投子中以緋飾四者予卜鄭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領之曰公必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盍投子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刓圓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投體方類口四亦類口乃回字也後果然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宋乾興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七修載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間包絡成穗而實爲糠而舂之則黑色碎米炊而食之味少澁而飽和作爲餅餌最佳其地歲就豐熟又真珠船載嘉靖丁未戊申間洛濮沔大

飢竹徧生實又多竹鼬民甚賴之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凉滿口故謂鳳凰食也

神石度飢

人遭水旱艱仍草木樹皮可入口者皆無遺類然天不忍使民困絕必生異物以濟之歷誌載宋真宗時慈州山生石脂如麪可爲餅餌又泰州生聖米大如荳實蘇黍

二州湖中生聖米聞見卮言載崇禎中杭
湖山間忽生異石餘[illegible]赤體軟質細狀
如茯苓研之可作粉鄉民競取雜糠覈為
餅食之得活者甚衆俗號觀音粉迨歲有
收此石乃堅不可復擣擣亦不可復食矣
○文苑英華載唐玄宗時王倕奏武威郡
天寶山周迴五十八里石化爲麪村人取食
甘美𥁞人孫遜表云豈豕毳之足喻何雨

聚之能方

京師十可笑

戴斗夜談載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

二十四氣

天啓中都下造天監錄點將錄崔呈秀密付魏忠賢流入宮禁按籍以罪諸人崇禎中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目曰殺氣吳甡棍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瘧氣王錫袞時氣黃景昉瘟氣馬嘉

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鐸霸氣倪仁楨浙氣周仲璉糞氣房之騏痰氣沈維炳孝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颺濁氣袁愷油氣徐汧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慤各有諢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爲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後皆死國難天鑒點將二錄傳抄者衆故不具錄錄此以備野史之闕云

鐵冶廠

遵化鐵冶廠爐神元之爐長康侯也元遵化縣民康小二爲官鑄鐵當爐四十年鐵不鎔費薪炭無數主者將冶之欲自經康有二女勸止之又恐父獲罪俱祝天投入冶鐵應時鎔衆見二女上昇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之而起事聞封其父爲崇寧侯二女勅爲金火二仙姑至今鐵冶祀之蓋

其巔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傾二女投下
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長卿晚翻簡子秋紅楊升菴云
徐長卿藥名陸疢恒談云草中有行長卿
木中有無患子並可辟鬼齊民要術簡子
藤生緣樹不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
取生食淡泊甘苦廣志謂之侯騷

李後主轉世

山陰金雪洲先生初生祖莞峴先生蘭命名曰煜有異人善扶乩能降神言是兒前身乃南唐李後主煜也後十讀馬太君詞而喜之願爾之兒得乎戌失乎戌誌之誌之又書一詞有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黃花八洛秣陵秋句老陸游南唐書言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宋

師下江南南唐遂亡雪洲先生以戊戌通籍令鄭城庚戌去官殁于天津亦在甲戌又同客死于他鄉且一日皆重瞳子始終若合符契亦異已康熙戊寅春過先生令子衍孫流于錢唐出毛會侯先生傳誌示予故知之詳焉太君詞有遂朋堂集行世

李錢二王生卒

南唐李後主煜以七月七日生以七月七

日死吳越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死圖一甲子[illegible]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賜[illegible]牽機藥而死忠懿荷寵最優寵無他者顧二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恨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也

黃袱識語

青燐屑載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

內襲小函一卷題曰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晨檢得奏御前照例傳送視皇城各官究所從來袁槐眉給諫奏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安知非奸人所為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言驚惑衆聽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至甲申乙酉圖讖竟符其數

文士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

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猶以爲薄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銘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王弇州云饒介之仕僞吳求時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作爲第一高季迪次

之介之贈仲簡黃金十兩李廸白金三斤後承平日久張修撰洪每爲人作一文僅得錢五百文尚未慊意也戒庵漫筆云有人求文於桑悅託以親昵無潤筆思予日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還可也唐子畏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都南濠穆生平至

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強起坐書室中人有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索潤筆矣馬懷祖嘗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允明 枝山問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馬曰然祝則欣然捉筆又南窗閒筆載陳白沙善書漸求之者衆白沙戲題坐側曰馬齒人又索人不解問之白沙曰白書白書衆爲絕倒

明皇遇貴妃

唐明皇於開元二十六年冬取楊玉環于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內大眞宮時明皇年已五十三矣至天寶四載冊爲貴妃寵冠後宮者前後凡十八年至天寶十五載貴妃年三十有八縊死於馬嵬坡之佛堂明皇日夜追思又七年始卒以老年遇愛姬又加韓虢秦三姨環侍左右晝夜游戲觀

開天遺事可見而享二十餘年之樂使其恬淡寡欲其壽又豈止於七十八哉

吏三十六子

近事存疑載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某立心忠樸為郡守所信任分外厚遇一日升堂呼之見其衣服破弊因叱之曰我另眼看你你為何袍子不做裝窮如此吏云吏乃真窮非詐也守叩問所以窮之故吏云

小吏養子三十六人只與飯着衣也要窮死守矣問曰如何婢妾之多吏云小吏只夫婦兩口子皆妻子所生守又笑問你年紀不上四十雖道三四歲就養兒子麼云小吏十八歲兒娶一年一胎子皆雙生所以今年三十六歲有子三十六人守問皆存活否云皆現在守命領來看吏歸使大兒抱幼兒中兒攜小兒攤擠一堂守笑不

此取庫銀百兩賞之申文報司撫司撫異之各有所贈張文玖述此真異事云

奸僧撚指

祝枝山前聞載奸僧割婦人乳頭以爲煉指之用薙割婦人乳頭之皮包于指上復如樂件和牢然後焼之則肉肉了不痛也凡撚指煉頂焼脊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者之一知也

籠燈傳送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云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治事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工夫內侍者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遣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並鋪皆要籠燈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凛之

夕夜半呼燈未嘗飲之

妓女葉子

潘之恒亘史萬曆丁酉冰華梅史以燕都妓女四十八人配葉子以代觴籌東院十九人郝笏魏寄李夜珠楊娟娟魏道蘊郝長王又蘭李月仙郭子夜崔瑣崔新鶯張燕燕崔粧李昭崔長卿陳雪箏崔子羽焦燕如李十一西院四人李燕容周若屈文

若柳五本司五人陳楚王壽段素如王燕如郭狄前門十二人田瑤生劉越西左翠馮丑馮巧孫貞貞田文舒劉宛宛董雙成吳文玉王艮張上八梅史者浙沈水部所批名也聞京師妓女王雪簫為最而薛素素才伎過之梅史不之及未識何故

記里鼓

記里鼓又名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

人每行一里下層木人擊鼓一槌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鐲一槌郎仁寶七修言正德中學使營出以試士舉場皆不知始於何時創自何人楊鐵崖有記里鼓賦亦無時與人而二朝志載記里車唐元和間金忠義所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及閔陳眉公書蕉載記里鼓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則知又不始於唐末矣

宣武門書院

萬曆中憲長吉水鄒南臯先生元標副都三原馮少墟先生從吾各以建言予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掌憲公暇輒會講城隍廟僉議建書院宣武門內城御史周公宗建董之講堂三楹後堂三楹供先聖陳經史典律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等詆

爲僞學蹤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淺不深之揖喫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暴於門外毀先聖木主焚棄經史典律于堂中院且拆分崇禎初文煥等伏法院遂以存後禮部尚書徐光啓奉西洋人湯若望借院修曆署曰曆局

毀碑

楊璉眞伽元僧秃賊也毀碑刻以爲浮圖

萬世唾罵澠水燕談錄載景祐中姜遵守永興奉太后旨悉取長安漢唐碑石以代甎甓爲浮圖此中國讀書者雖有太后旨未聞諫止而輒奉之與亂賊何異又水經洛陽天淵池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又聞父老言南京街中亦半是六朝舊碑又予親見長洲露臺西階石是蕭景脁仗義英威之碑

宋江畢四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横行官軍莫敢攖其鋒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又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没無忌官軍不能收捕二賊相類又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一僧最勇健豈真上合天罡之數耶

京師四多

五雜組載京師諺曰多于縉紳婦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賈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蕃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古之所謂陸海者或謂不如是不足為京都斯言亦近之

蘆溝斗城

破夢閒談蘆溝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崇禎三年後風景蕭條議者謂此畿輔咽喉宜設兵防守又須築城以衛兵於是當橋之扼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而崇墉百雉儼若雄關城名拱北二門南曰永昌北曰順治翊于崇禎丁丑特設參將控制之

娼家魘術

娼家魘術往往有之此方九種客座新聞

載娼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祆斬神朝夕禱之至朔望日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視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將墜於地令撿之則悅而無他意矣祝枝山志怪錄載一少年狎一娼娼以其年少又美且富也趨奉甚謹少年感之留其家已經歲一日偶倚樓閒望見娼自携一魚以入私念何不使婢輩而必自持因密察之娼持

魚從入廁中少年益怪焉諦覦之見娼置魚於空溺器中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赤亟前視之乃月水也乃大恨而別按博物志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註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女入戶則自淹留不肯去是女可以此留男男亦可以此留女也又聞娼不欲接其人則撒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恁急而去矣

劉良女

明武宗西幸悅樂妓劉良女遂載以歸號曰夫人居騰禧殿復以黑琉璃瓦俗呼爲黑老婆殿曰下舊聞云康陵南巡日與夫人期以中途召之夫人脫簪于帝以示信帝騎過蘆溝亡之大索不得行至臨清念夫人召之夫人以不見簪不往帝不獲已兼程抵潞河載夫人偕南寺觀幡幢列鎮

國公號復職以名大人每得並書嘉靖初納南京給事中王紀之言俾盡撤去然大人在途常諫帝遊獵非專以色固寵者（

官司諺語

宙載識都下諺語云吏科官戶科飯刑科紙工科炭兵科皂隸禮科看說聽戴工部居六曹後仕進者冷局視之嘉靖間與大堅添設部官比舊時數倍營繕司尤盛郎

中多至十餘員得驟陞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者人始慕之而爲語云馬前雙馬後方督工郎馬前雙者從馬後方者執也兵部四司諺語見壬集二卷

都下諺

宙載載成化間都下諺云韋英房與芳馬尚銘銀子似磚瓦弘治閒都下又有諺云滕太監房梁太監馬尚太監金銀似磚瓦

滕名祥御用監麥名福掌團營高名忠內官監監督諸工者

平江伯

金臺紀聞平江伯陳睿好飲凉酒京師爲之語曰平江不飲熱酒怕火篩遂弘治庚申火篩兵勢頗張孝廟遣平江總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孝廟不樂尋竟以逗留削爵

看果楮錠

今土庶有喪靈座前皆設看果或土或木而飾以色其祭享則必焚楮鏹及金銀楮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眞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之祭祀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與清異錄又載周世宗發引之

曰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始乎唐而盛行于五代矣

返魂香

客座新聞載太倉劉家河天妃僧自外歸見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二卵者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

其生但免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
雛僧與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綵
錯雜成文香氣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
亦未之識也後有入貢倭人見之而欲售之
僧紿之曰此香乃三寶太監捨供天妃者
豈敢賣錢倭强以五百金易去後倭復入
貢來訪老僧已故矣其徒詢所取之香何
物也倭曰此婆羅州所出返魂香救之死

人之魂復返矣

戒指

俗用金銀爲鐶貫於指間謂之戒指按詩註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月授之以鐶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鐶退之當御者以銀鐶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又謂之手記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戒指乎記之名其來久矣

戴文進畫厄

明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戴文進入京衆工嫉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于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着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之大喜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

此夫釣魚莊矢大體量廟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覩

買東西

兎園冊學積中思陵設游藝堂爲游覽文史地有所疑輒使中官問之詞臣一日忽命中官問詞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獨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

戶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
買東西中官以其言入奏思陵善之愚意
東主生發西主收斂或取東作西成之意
書之以俟博識

山海經

漢武帝時外域獻獨足鶴人以為怪東方
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
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按山海經伯翳著

益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而成書也郭弘農注解劉向編次作序

娶婦用鞍

唐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詔送金鏤具鞍默啜以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鴻臚卿知逢堯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默啜從之今人家娶婦皆用鞍與寶甁取平安之意其來久矣

女官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乂妻胡氏一作女常侍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宮人盧瓊仙黃瓊芝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之使典外奏女學士陳後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唐德宗朝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一作若若昭若莘若倫若憲明孝宗朝沈瓊蓮女博士宋孝武朝吳郡韓蘭

英女進士宋孝宗時林幼玉明武宗時林妙玉皆以女童應試詔賜女進士女山人孟光明初女官亦有名號識小編載洪武元年冬封范氏謹其為孺人與大品誥命

女將軍

女子爲將軍者晉瑯琊王廞起兵以己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顧琛母孔氏爲軍司馬時年已百餘尚能執堅破

陣又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爲果毅將軍陳女白頸鴉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金史載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明嘉靖中廣西女土官瓦氏率兵來吳援倭寇天啓中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勤王他如柴紹妻平陽公主崔寧妾浣花任夫人又不足異也

詐爲男子

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南齊時東陽婁逞能棊解文義變丈夫服仕至揚州議曹錄事商丘木蘭代父從征以功還除尚書不受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張察妻劉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女狀元司戶參軍黃崇嘏明初保寧韓氏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

六十生子

眞珠船載隱寧張娟之女十一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亦胎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見者以爲其說似誕近聞揚州某商老而之嗣妻年六十而生一子族人爭嫁之訟于郡守守廷鞫之商言可據當堂滴血驗係果眞衆議方息又見金史載金之始祖函普初從高麗來年

已六十餘矣居完顔部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部人以賢女許始祖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是六十生子古亦有之未盡誣也

啟棺出女

毛鶴舫先生言康熙戊寅八月初六杭城北關門外枯樹灣有鍾姓者婢產一女而

母即死家人以無人乳育并納棺中而殯
櫬厝郊外至十二日農人鋤地其傍聞啼
聲初疑為鬼佇聽久之乃知為嬰兒歸告
其同里聞於官命啓棺出女抱置城中育
嬰堂傳為異聞乃知搜神記所載漢哀帝
建平四年方與女子生兒不舉葬之陌上
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報其母掘出收
養之非誣也

南無

聽雨紀談釋氏稱佛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云今狄謂拜爲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譌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士聞之一老儒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尅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者皆冒吾先聖名字耳說亦有理

美鬚

世傳美髯者多不得其死雲長茂先往往而驗謝靈運臨刑捨其鬚裝祗桓寺維摩詰像王僧辯子頒爲父報仇發陳武帝陵戮其屍見鬚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豈鬚美者殁猶爲祟耶

盤飣山水

紫桃軒雜綴唐有梵尼出奇思以盤飣緣

成山水每器占櫚川圖中一景人多愛玩
至腐吳不忍食又吳越厥里孫承祚者豪
奢炫俗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水竹屋
宇橋梁人物纖悉具備戊寅春觴舞稽裘
神以甘蔗一百二十餘根疊成山水以獼
窩人物做常遇春奪采石磯高七八尺貯
大銅爐中遠近聚觀以爲莫及巳卯春
聖駕臨吳有人以剝白胡桃疊成假山一

㢓路徑曲折人物參差刻氷鏤脂之技至此而無出其右矣

離地草

記事珠載兜牀國有離地草人以藉足不步而行達磨見梁武去來自由以有此草也其葉如蘆故傳踏蘆渡江

酒籌

古人飲酒擊博其箭以牙為之長五寸箭

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牙籌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擊鼓傳花枝席上摶拳握松子則今人催花猜拳唐時已有之矣

優鉢羅花

紫桃軒又綴北京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即金蓮花開時逾四月八日至冬結實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尊唐岑嘉州有優鉢羅花歌